

# 亲历香格里拉纳西族传统婚礼

●和建芸 文/图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不断融合,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也使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比如婚嫁喜事的从简,省去繁杂的仪式,脱去本民族的服饰,换上西服婚纱,打开香槟礼花,一切都显得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然而属于本民族的一些传统文化也会随之消亡。

但在香格里拉市三坝纳西族乡白地,当地的村民却还保留着纳西族传统的婚嫁习俗,不是他们落后、古板,而是因为他们想把民族文化遗产下去。“虽然现在的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但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弄丢了,我们要让子孙后代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也要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迪庆州东巴文化传习馆馆长、白水台东巴学校校长和树荣老师说。

记者有幸在白地吴树湾村参加了一场纳西族传统婚礼。白地是纳西族东巴文化发祥地,据了解,白地吴树湾村有96户,448人,100%为纳西族,东巴文化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文化习俗有重大影响,比如婚嫁喜事也同样融入了东巴文化。白地纳西族婚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流行父母包办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教育的逐步普及,加之新婚姻法的深入实施,恋爱自由和结婚自主得到切实的法律保护,大多数青年已可以自由婚姻,男娶女嫁,一夫一妻,但尚有浓郁的东巴文化色彩。男女青年缔结姻缘前要先请东巴测算生辰八字,具体婚期也要由东巴占卜择定。大凡婚、丧、嫁、娶、生、老、病、亡、耕、种、播、收乃至立木动木、乔迁出归等,无不请东巴前去卜卦择日,并行颂、祭、禳、消仪式。可以说,东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成了须臾不可或缺的角色。

结婚前一天,新郎家一片忙碌景象,男人们

的杀猪宰牛,有的在大院里扎搭彩棚,有的在大门口用木头扎上青松毛搭建成松楼门,再挂上大红灯笼。妇女们舂饵块、摘菜、洗菜,女孩子布置婚房堂屋。村里的东巴用东巴文书写婚联。老人们有说有笑的切内,一切都在“总理”的安排下有序的进行着。音响里传出欢快的纳西舞曲,伴着“喀喀”的切菜声,到处都弥漫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此时记者发现,有些客人抱着鸡来,经了解才知道这是他们当地的风俗,叫“轮助”。轮助,就是轮流互助的意思。每逢红白大事,无论是婚嫁丧葬,还是生儿育女,全村人就会自动带上生活用品,云集在当事人家中,献上资助物品,而不要任何报酬。这些资助物品有的是几升粮食,有的是几只鸡蛋,有的是一只鸡或一块腊肉等等,东西不多,也很平常,但是积少成多,对于有红白大事的人家,无疑是很大的帮助。受助的人家,一定会默记住乡亲们的深情厚谊,到时候就会如数或加倍资助给别人家。红白大事年年有,这个习俗也就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现在。

晚饭后,村民们穿上节日盛装,随着葫芦笙曲跳起了欢乐愉快的葫芦笙舞,接着是歌舞相伴的“亚哈里舞”,最后的“阿卡巴拉舞”将歌舞推向了高潮。歌舞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多,村民们才陆续离开主人家。据了解,白地人生活中常伴有歌舞,例如:“亚哈里舞”、“阿卡巴拉舞”、“阿里巴拉舞”等,约20余种。而“葫芦笙舞”、“笛子舞”,却是有舞无歌,另一类“歌吟”,则是只有歌无舞。

婚礼当天早晨,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男方接亲队伍便带着火腿、茶、酒、饵块、被褥等已到达女方家大门外。大门却紧闭,记者正纳闷时,男方接亲队伍里的东巴及德高望重的长者对着大

门便吟唱了起来,唱毕,大门内也吟唱了起来,就这样一唱一和对唱着,男方歌者胜出后女方家的大门便在一阵欢声笑语中打开了。接下来,在院中、屋门外都同样要对歌后方可进入女方家屋内就坐。据了解,这种吟唱叫《谷气》,吟唱音乐是纳西古老音乐中的一类,纯以吟唱形式叙事、抒情。白地人家凡遇婚嫁迎娶、立木乔迁之喜庆,以德高望重的大东巴领头吟唱《谷气》调。一般可分为结亲调、迎亲调、颂亲调、竖柱调、乔迁调等。唱词分古典套词和即兴创作两种,运用赋、比、兴等文学手段吟出,往往能通音达且而意犹未尽。其曲调优雅,或高唱,或低吟,令唱者陶醉,听者销魂。

接着,男方接亲队里一位年长的东巴,洗手漱口后带着一对新人在神龛前用男方家带来的香树木焚烧在香炉里,供奉茶、酒、5个饵块、5个油炸糯米粑粑,敬东、西、南、北、中五方“神灵”及“家神”,以示天地、四邻和顺,家庭和和睦睦。这一举动无疑又带有浓郁的祖宗神灵崇拜意识,如今迷信意识虽不强,但家观念却不弱。

用过早膳,太阳升起时,新娘告别父母,新郎将新娘背出了家门,浩浩荡荡的接亲、送亲队伍便前往男方家。“古时候接新娘子要骑马,现在经济发展了,接新娘换成小轿车了。”和树荣老师开心地说。父母不舍的目光,女儿晶莹剔透的泪珠在阳光下散发着暖暖的亲情味,也影射出纳西族的“哭嫁”习俗。

接亲、送亲队伍回到男方家时,两个未婚女孩穿着漂亮的纳西族服装,等候在门口,一个人的手里拿着燃烧的松明子,另一个人则挑着一担水,路上都铺撒着青松毛,待新人走近,她俩大喊一声“古吆获”(希望一切都好),便引着新人及接亲、送亲队伍进入男方家里。“水代表生命之源以及新人为家里带来光明和幸福。”和树荣老师解释说。

进门时,男方母亲要避开新娘,待进到家里婆婆才见面。据了解,这是希望今后婆媳关系和睦的一种风俗。进门后在神龛前的仪式和在女方家时一样,只是仪式的主事者换成了男方的外公。“家里外公过世的可以请家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和树荣老师说。仪式结束后,双方东巴及长辈便围坐着吟唱起了《谷气》,而新人进入婚房,不必到门口迎客,待到宴席期间才出来谢客即可。夜幕降临,在欢快的纳西舞曲中婚礼进入了尾声。

在外来文化和商品经济冲击下,白地村父老乡亲除了跟上时代步伐外,也在致力保护和传承着传统的纳西文化。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匮乏,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耄耋出游也发狂

●艺德高、阿文(杨正文)



### 杭州西湖印象

说起杭州西湖,谁都知道那是个闻名全球的风光胜地。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与杭州齐名的当然还有江苏的苏州。国人们以一览两湖而引以自豪,更兼不久前有20国首脑会议在这里召开,引起国人们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地前来游玩,掀起旅游高潮,我也曾私下想过一游杭州西湖。按理说凭我的经济能力,是还可以完成夙愿的,但我是个惜时如金的人,舍不得花时间和精力去一游。谁知这一夙愿在不经意间能轻松搞定,这要完全归功于老友超鹰先生。就在我们到达上海的第三天,亦即在9月23日,他不但安排我们花一整天时间去游西湖,而且推举一切工作,全程陪同我们,这不仅是十分难得的,更是使我大出所料,感到又惊又喜。

这天一早,刚吃过早点,超鹰老友携助手小赵就来到饭店接我们,租车前往火车站,早有超鹰的杭州朋友开车前来迎接。不久我们就到西湖边,就有杭州好消息影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吴国平先生前来领我们前去游湖,超鹰则与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郑伟劲去商谈要事。

吴国平副总经理既是东道主,又是个挺不错的导游,使我们一路上既领略了湖光山色,又了解了许多历史、人文、风俗等知识,用四个字概括之就是“不虚此行”。

在此之前,我也曾浏览过有关西湖的记载,也曾收集、收藏过有关书籍,因此有了大致的了解。据我所知,杭州的西湖,山水秀丽,风景优美,自唐宋以来,即成为一个著名的浏览胜地。每当春秋佳日,湖上游客熙来攘往,络绎不绝。国际友人来我国的,也少不了要到这里来观光游览一下。

的确,西湖实在太美丽了。一片烟波万顷的湖水,三面环抱着葱茏起伏的青山,在那纵横三十多平方公里的湖面周围,繁花似锦,芳草常青,更有数不尽的名胜古迹,点缀其中。

只要你跑到湖边一看,你就不能不为此明

的湖光山色而欣然神往。如果你愿意去游一游飞来峰、黄龙洞、水乐洞、烟霞洞、紫来洞等岩洞,那又岂能不为怪石嶙峋、洞窟奇幻而感到惊奇。如果你再深入山林,去游览一下龙井、虎跑、九溪、十八涧,当你面对那四处奔流、淙淙不绝的泉水,迂回曲折、竹树掩映的山径,更不能不感到心旷神怡。如果你再到花港观鱼、柳浪闻莺等地方去盘桓一回,看看那些自由自在的游鱼,听听那些婉转啾啾的鸟声,更不由你不为那优美的景色而陶醉,为那清新的气氛而欢快。在西湖里,春天繁花似锦,夏天荷香十里,秋天月印三潭,冬天梅花映雪。如果说,小说家笔下的蓬莱仙境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西湖便是降落在人间的蓬莱仙境了。据说,在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日本有个使臣来到中国,慕名到西湖游览。当他饱看了西湖的湖光山色以后,曾吟了一首诗: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

我们从西湖东岸的湖滨路下来,在向吴国平副总经理的引导下,乘游览船进西湖游览。昨晚超鹰老友曾介绍说,不久前20国首脑会议在杭州召开,奥巴马等许多国家首脑就是乘游览船游过西湖。心想能与外国首脑同样享受贵宾待遇,不免有些自豪起来。

游船开出去不久,往西北方向望去,茫茫之中隐约见到一道长堤从北往西南横着。吴国平说那就是著名的“白堤”,据说是由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所筑。据我所知,白堤在唐代原名白公堤,或简称沙堤,宋代称为孤山路,明代又有十锦塘的称呼。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色斜”的诗句,可见这条堤在白居易来到杭州以前就已经存在,但究竟是何人筑堤,已无法查考。但从这条堤的位置紧靠着宝石山和孤山,同时又以“沙”字命名来看,它大约是古代劳动人民在西湖未全形成时,为了拦截江

潮,贮蓄湖水,灌溉农田,用集体劳动筑成的一项水利工程。正因为那时的西湖还不见记载,所以就无法查出它的具体情况了。不过,有一个时期,因此有人便误认为这条堤是白居易兴筑的白公堤。实际上白公堤原址在现在的杭州武林门附近,由于年代久远,早已荒废。现在的白堤所以不称白公堤而称白堤,那是和孤山的白公竹阁一样,多少含有纪念白居易的意味。

白居易在杭州的时候,曾写了不少出色的诗篇,把西湖的风景向人们作了生动的介绍。这些美丽的诗篇和湖山互相辉映,就使一个本来不很知名的西湖成为一个众人爱慕的游览胜地了。因此有人说,西湖之有今日,首先要归功于白居易的开发。白居易对西湖也不胜留恋,他离开杭州之后,曾有“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的感慨。晚年在洛阳还有:“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那堪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的词。可见他和西湖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约在白堤的尽头,湖中有一处“断桥残雪”,乃是有名的“白蛇传”的发生地。千年修炼成人的白蛇精爱上纯朴的许仙,二人成为夫妻。中间有法海作梗,白蛇盗仙草救夫等许多动人故事,还被人改编成戏曲和影视作品,至今热潮不减。但这两处我们均没有亲临感受,只是遥望感叹而已。

不久,船行湖之南向,远远见到几座山峰上,山顶均有塔耸立着。吴国平说那就是有名的“三塔”了。对此我也有所了解。在西湖的四周,过去有三座宝塔,那便是雷峰塔、保俶塔和六和塔,这三座塔都是五代吴越国时所建,距离现在都有近一千年的历史。三塔中,六和塔在西湖南约三公里钱唐江边的月轮山上,被南高峰、玉皇山等

一系列山峰遮蔽住,在湖上是看不到的。雷峰塔建立在西湖南岸的雷峰(夕照山)上,保俶塔建立在西湖北岸的宝石山上。在过去,游湖时只要一抬头,便可以看到这两座塔,一个如龙钟似佝偻的老僧,一个如婀娜多姿的少女,给西湖的风景色不少。可惜雷峰塔由于旧时代的的人们不知爱护,已在1924年9月25日塌毁,只有保俶塔塔塔影亭亭,耸立在宝石山上。

其中的雷峰塔,不仅传说很多,而且还经受了许多的磨难。先是兵火焚烧,重建后又遭人为破坏。据说杭州有不少人听说塔下埋有宝藏,又说砖头可以辟邪,以至被破坏得不成模样。鲁迅先生曾写过文章叫《论雷峰塔的倒掉》,曾说到白娘子被法海压在塔下,众人曾挖塔搭救之事。令我想不通的是,雷峰塔既是迫害忠于爱情的白娘子的塔,理当让它倒下,为何后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重建?人们一面同情和歌颂白娘子,一面又让她永世不得翻身,岂不前后矛盾?

西湖上,除了白堤以外,另外还有一条长堤横亘在西湖西部,把西湖截成里外两个部分。在这条堤上,两旁也植满了桃树和柳树,风景和白堤很相似,长度却几乎超过白堤两倍。谈起筑堤的历史来,我们可以把苏东坡对西湖的贡献叙述一下。

苏东坡就是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这位北宋时代的杰出诗人,曾两次来到杭州。第一次是在宋熙宁四年(1071年),到杭州来作了三年通判。第二次是在宋元祐四年(1089年),到杭州来作了两年知州。由于他先后在杭州住过五年,所以他有“居杭州积五年,自忆本杭人”的诗句。

由于苏轼为杭州人民和西湖做了这许多好事,当时杭州人民没有不知道他的。作为一个诗人,苏轼也象白居易一样,曾作了不少歌颂西湖的优美的诗篇,其中顶有名的一首,便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无法前去苏堤瞻仰,只好远远观望一番。我想,只要苏老先生在我心里,苏堤在我心里就够了。比起那些虽到苏堤一游二游乃至十游,却一无所获,一无所感的人来,也许还好的吧!

西湖不但以风景优美出名,是诗人、艺术家活动的地方,而且还有几位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的遗体埋葬在湖边。他们的事迹,都是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这也为西湖的湖山生色不少。首先,便是苏堤北边尽头,栖霞岭南麓的岳坟。这是南宋时代民族英雄岳飞(1103—1142年)的墓。墓前还有巍峨庄严的岳王庙。庙中,有岳飞的大型塑像。庙后,有石刻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每个字的直径都有七、八尺。这位一代民族英雄和他的儿子岳云的遗体,便长眠在参天古木荫蔽下的石砌坟墓里。

墓前,除了石人、石兽、石桌以外,在栏杆内,左右分列着4个用生铁铸成的跪像,那便是陷害岳飞

的秦桧、张俊、万俟卨、贾似道。凡是来凭吊岳坟的人,常在瞻仰岳墓以后,回过头来,含着愤怒的眼光,向这4个生铁跪像丢几块石子或吐几口唾沫。“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两句诗,就是诗人对这一情况的踏实描写。岳飞死后,遗骸经一个善良的狱卒冒险取出,埋葬于西湖的九曲丛祠,至宁孝宗时(1163—1189年)始迁葬现址。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才在墓前起造了祠宇,七百多年来,香火一直不断。

其次,便是西湖东南三台山东麓的于墓。这是明代的兵部尚书于谦(1394—1453年)的墓。墓前也有祠堂及塑像,气象很肃穆。于谦的祠堂,是明弘治二年(1489年)建造的,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经林则徐(那时是杭嘉湖道台)重修。现在的祠堂是经清末重修,到解放后又修整一新的。

再其次,便是西湖南边南屏山前的明代兵部尚书、民族英雄张煌言(1620—1664年)的墓。他在被俘后解赴杭州途中,曾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

梦里相寻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坟一座无?他死后,后人便依照他的遗志,把他的遗体葬在西湖南屏山前。葬时,只有黄土堆成一个孤坟。至于现在的祠堂,则是清末建造起来,在解放后经过修建的。

另外,便是孤山西麓西冷桥畔,以“鉴湖女侠”出名的近代革命英雄秋瑾(1877—1907年)的墓了。秋瑾,字璇卿,浙江绍兴人。她生在清末,正是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国家处在空前危难的情况下。她眼看国家沉沦,满腔悲愤,忍无可忍,只身跑到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的浙江分会会长。

相传秋瑾被害前,清绍兴知府曾对她严刑逼供,要她招供出同志的姓名来。秋瑾除了在供状上写了“秋风秋雨愁杀人”一句诗外,什么也没有说。她死后,她的朋友把她葬在西湖。后因清政府害怕秋瑾的影响,要平她的坟,曾一度移葬湖南,在辛亥革命后,又重新迁回,葬在孤山的西冷桥畔。

以上3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爱国,都为国家奋不顾身,都被坏人迫害致死。这就是人们在西湖建寺造塔纪念他们的真心实意吧!

我们浏览西湖仅有两、三个小时,远远谈不上看完够,顶多说是走马观花式地转了一圈。只觉得湖中到处是人流,熙熙攘攘,几乎绕不开不说。听吴国平说,以前游人就多,自20国首脑会议在杭州召开,又在这里举办了文艺晚会,国人们似乎从梦中醒来,争先恐后前来,大有人满为患之势。以致峰会早已过去月余,游人照样如织,丝毫没有减少之势。作诗一首以志此事,诗曰:

偶获机遇游西湖,感慨却比游兴浓。如织游客摩肩过,似绣景色更葱茏。睹物思人忆勇士,逢寺拜佛见诗翁。山水一望易忘却,唯有先达留奇功。(未完待续)